

弯路

◎袁旭元

去年秋天,老家鹿汪村的袁老先生迎来期颐之庆,这位曾执教我父亲吟哦《诗经》的教书先生,在岁月长河里站成了一棵苍松。父亲收到邀请后,执意要回去祝寿。

那个周末的午后,天青得像是欲滴下水来。我握着方向盘,副驾驶上的父亲不时望向窗外。秋天的风裹挟着稻香,轻轻叩打着车窗。父亲陷入绵长的追忆,那些关于袁老的往事如同车窗外的秋阳,斑驳而温暖地流淌开来。

袁老的一生像一条蜿蜒的乡间小路,坎坷却始终向前。他原是鹿汪庄地主家的长工,却在旧书堆里识得几个字,后来机缘巧合,进了“野三旅”——那支被里下河百姓唤作“野路子”的江苏省保安第三旅。他写得一手好字,又有一身功夫,骨子里却是个侠客性子,爱打抱不平,因而在军中颇得人心。

抗战烽火燃起时,他随部队浴血御敌,后来跟着副旅长胥金城起义,投奔新四军,在苏中战场拼杀,又渡江南下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在海安政府任职,却在“文革”风雨中重回墩头,执起教鞭,把半生沧桑化作课堂上的故事。他的语文课从不枯燥,博古通今,信手拈来便是传奇,学生们下课了仍围着他,听得入迷。

回乡的路,我是极熟的。哪里有大河,哪里有高塔,哪里有弯路,都印在脑子里,何须导航聒噪。过了长江四桥,父亲忽道:“今朝时辰还早,不如从328国道走,横竖不收费。”我应了声,方向盘便转了向。

如今的328国道仪征段除却限速九十码的牌子,几乎与高速无异。我且开且与父亲闲话,啜几口茶,望几眼窗外流动的秋色。不觉间,扬州城的轮廓已浮现在眼前。

进城后,隧道连着高架,又接上328国道。车流渐密,红灯渐多。“这段路好像太慢了,我们还是走高速吧。”父亲笑道:“好嘞。”我便靠边停车,将导航定在“瓦甸村委会”——这村子与鹿汪村毗邻,又在104国道旁,方便定位。

手机领着我上了G2京沪高速。八车道坦荡如砥,车辆稀疏,白鹭在碧空中划着弧线。父亲继续讲

述着袁老的传奇,称其智慧无边又神秘莫测,鹿汪村的好多人家砌屋造舍都是他帮忙看风水,他那谜一般的目光似乎能看透一切。

过了一会儿,父亲突然出声:“咦,阿元,今朝好像和以往走的路不一样啊。”

“咋啦?”

“以前家去都是走S28启扬高速的。”

我略一迟疑:“京沪高速新通,南北走向,应该很快就能转到启扬高速的。何况导航一直教直行呢。”

然而,过高邮古驿站后,导航仍提示还需直行30公里。熟悉的京杭大运河与廖家沟全然不见,唯有蜿蜒的小河与连片的鱼塘蟹塘。农舍的式样,也与扬泰一带微有不同。

“莫不是地址错了?”

“的确是‘瓦甸村委会’。”“可能是要绕道兴化回海安?‘高宝兴’三县本就相连。”

又行30公里,导航提示下高速,转走宝应县道。“这回该对了,”我说,“往兴化方向,科技总不会错的。”

路却愈走愈窄,竟入了乡间小道。父亲断然道:“停车,再看导航。”

这一看,真真是“孩子找不到爹——丢大人了”。导航的“瓦甸村委会”竟在宝应县,此“瓦甸”非彼“瓦甸”,与海安南辕北辙。我的脸腾地烧了起来。

“没事,就当来宝应耍一趟,”父亲宽慰道,“你做事还是蛮一当的,只不过下回导航要看细作点儿。”天色渐暗,凉意侵袭。

我重设“海安市瓦甸村委会”,导航却命走回头路,先京沪再启扬。“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。”先前的闲情逸致烟消云散,只剩沉默的油门声。

父亲见我闷闷不语,便逗我说话:“导航说晚上七点半就能到鹿汪村,不过晚些给袁老斟酒祝寿罢了,别着急,慢点儿开,安全第一。”

人生哪有笔直的坦途,你看袁老这一生曲曲折折、兜兜转转。那些年,他何尝分得清哪段是弯路,哪程是捷径?倘若将生命倒转如走马灯,便会恍然:那些深浅不一的脚印串起来便是人生本来的模样。每一步都在雕琢时光,每一程都在成全命运。

芬芳
一叶



春游

◎吴有涛

时光折叠的书店

◎余慧

中山钟楼的钟摆切割着古城如皋的晨昏,当第七声钟鸣掠过十字街口,清晨的凉意,在新华书店的铸铁门把手上凝结成露。书店紧挨着钟楼,在七十多年的光阴里,书店始终与钟楼保持着某种神秘共振——钟声是机械的时间,书店是文化的时间,它们在青石板路上投下交错的剪影,共同编织着古城的精神年轮。

钟楼指针在20世纪80年代某个清晨定格。短发的少女坐在书店门前的水泥台阶上,仰头数着中山路上梧桐树叶子间的缝隙,树影在她碎花裙摆上流转。女孩生活在小镇,父亲进城办事时带着她,总把她“寄存”在这里。这天,她是书店的第一位顾客,推开门的瞬间,油墨香裹挟着木质书架特有的清香扑面而来。玻璃柜台里新到的《儿童文学》泛着微光,等待那双渴望的眼睛发现。《365夜》故事书黑色封面上的金色书名在高的书架上闪烁着诱惑,那时的她并不知道这本书后来竟成了她的文学启蒙。

父亲办事快则一两个小时,慢则半天时间。父亲很放心,知道她乖巧懂事,不会乱走,这里有看不完的书,她就像掉进米缸的小老鼠,怎么会舍得轻易走开呢?父亲办完事来接她,但从从不催她。直到黄昏来临,白头发店员手中的钥匙串儿丁零当啷摇晃,钟楼的晚钟敲响,她把脸贴在玻璃柜上,目送《海的女儿》沉入黑暗,才踩着落日下的梧桐叶跟

父亲踏上回家的班车。

她大学毕业后落户小城。那时,她还没有谈恋爱,也没有什么朋友,她内向,甚至有点自卑。她的周末时光常常消磨在书店里。书让她与这个世界连接。在这里,她遇到了苏东坡、李清照、萧红、张爱玲、斯嘉丽……时光被《漱玉集》的婉约与《呼兰河传》的苍凉填满,在《倾城之恋》的月色里与《飘》的烽烟中,她逐渐长出羽翼,找到自信。成为母亲后,她常带着孩子来这里,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《小王子》《海底两万里》……她从高高的书架上取下这些书递给孩子,他们一起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翻阅着,书店成了她与孩子共同的乐园。

时间的齿轮不停转动。2017年的秋天,她捧着还带有印刷厂余温的新书《不期而遇》走进新华书店,她的作品被郑重摆放在“本土作家”专柜,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她的名字。在一排排书影里,她依稀看见三十多年前那个够不着书架的小女孩。她用手指轻轻抚过书脊,突然理解了博尔赫斯说的“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”——这里安放无数人隐秘的渴望与期待。

那个金色的秋天,很多人与她在这里“不期而遇”。素未谋面的文友、交往多年的闺蜜,第一时间来到书店“打卡”,捧着还“热乎”的新书,给她发来照片。将近八十岁的老母亲从小镇坐了一个小时的班车赶来,自己掏钱买了她

的10本书,又坐班车一路颠簸回去,把书送给老家的朋友。

几十年间,她从少年到青年、中年,从读者到作者,小城的阅读推广人。在这间不大的书店,她有幸得与夏坚勇、丁捷、陈慧相遇,并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交流。夏坚勇老师在访谈中提到,他中学时代在如皋求学,最宝贵的青春时代在这里度过,书店和书籍是他青春期的“避难所”。“菜场女作家”如皋姑娘陈慧,在如皋新华书店二楼举办过两次新书分享会,陈慧深深怀念自己少年时代徜徉在小城书店里的时光,书店给了敏感少女温暖的庇护,在困顿的日子里,读书给了她生活的底气和勇气。

一间好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。在如皋新华书店的一整面墙上,醒目张贴着如皋著名作家的简介。从王观、李渔、冒襄、沙元炳到沙白、黄蓓佳、汪政、晓华、丁捷……他们中有些人曾在这里停留,又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。

耄耋之年的陈根生老师的《东大街》被陈列在书架上,如同一位睿智的老者在讲述着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。穿汉服的少年与手持放大镜的老者在书页与光阴中交错。“愿天常生好人,愿人常行好事……”少年清脆的吟诵与钟楼的整点报时奇妙共振。在电子阅读器越来越轻薄的年代,有这样一家书店依然静静矗立在城市街角。中山钟楼的钟摆永远在追赶时间,书店里每个翻阅瞬间都像在进行时空折叠,在这里,时光似乎从未流逝,只是以文字的形态凝结。

玉兰
一瓣

微光

◎王必伟

田野里的风
吹红了高粱的发梢
蟋蟀匍匐在豆荚的叶上
瓢虫的黄隐藏在近旁
它们在偷偷享受

紫琅
诗会

即将迈入的秋尽冬藏

远处在建的高楼上
传来工友们的敲打
在空旷的田野里
回响、回荡
黑夜泛起一层层的涟漪
原野里一簇簇高粱
在摇晃

是风摇还是声荡

夜晚的田野
静谧而又深邃
孑然一身的高粱
抬头北望
非到绝境处,彼岸花不放
星辰中的黑夜
泛着微光